

建議與提問	修改
<p>朱玉琦老師： 在描述違約區間時，除了黑白分明的兩區域以外，是否可以用違約機率來表達？</p> <p>楊茜文老師： 去除其他機構的借款勢必比較低。比較去除各機構之後，違約機率增加多少，減少多少。</p>	<p>我於穩健性測試中（頁 41），加入違約條件機率的敘述與圖形（頁 58，圖 11），以考慮若當期之債務延續至下一期，違約機率為多少。</p> <p>由於固定y_t^T下，違約機率與債務水準為嚴格遞增，若移除較多債務，則違約機率下降較多。中國在兩國中絕大時間皆為最大債權國，因此移除時機率變動皆最大。於頁 43 註腳 21 中提供計算例子。</p>
<p>朱玉琦老師： Empirical Result 可改成 Quantitative Result，來避免混淆。</p>	<p>標題已參考老師的建議修改（頁 28）。</p>
<p>楊宗翰老師： 國內廠商生產，若有需要買國外的中間財，或是借款來預支，對 default set 的影響？也就是考慮國際借貸若會影響國際貿易，進而影響生產活動這樣的管道。</p>	<p>Mendoza and Yue (2012) 的模型中，有考慮營運資金限制 (working capital constraint)。因此未來可以考慮使用此模型來探討。直覺而言，這類管道會內生的使違約時的產出損失增大，進而影響到 default set。</p> <p>此管道已納入 Conclusion（頁 46），做為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p>
<p>葉國俊老師： 會落入債務陷阱，到底是中國的借貸所產生，還是本來的「稅收制度」所導致。是否國內因素導致的狀況大於國外因素？</p>	<p>模型中，稅收是為了矯正外部性，而非為了還債。此說明已增加至模型敘述之章節（頁 27）。</p> <p>本模型對於國內因素的磨墨並不多，因為模型設定下政府可調控的變數僅有稅負與匯率。稅負為處理個別家借貸的外部性，並無考慮到總和借貸對於利率的影響；而匯率的貶值則處理了名目工資的向下僵固性。</p> <p>兩者皆是為了處理外部性，使得 Na et al. (2018) 競爭均衡之下的經濟體符合 Arelleno (2008) 中，一個考慮全體社會福利的總體經濟模型。</p>
<p>葉國俊老師： 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是否也是商業合約？考慮債務優先性的話，還能不能說是債務陷阱</p>	<p>於第三章敘述中國對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借款時，有提及中國對兩者之借款，也有商業合約的存在。如頁 11 提及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的借款中利率為 6.3%，而頁 14 提及巴基斯坦</p>

	<p>能源相關借款利率為 5~6%，皆為商業借款的利率。</p> <p>債務優先性的部分，文獻回顧中有提及中國的債務合約將使得債務國需要優先償還中國的債務 (cross-default clauses，頁 5)。</p>
<p>葉國俊老師：</p> <p>債務就像堆積木。債務陷阱來自於新的中國債務，還是本來的既有債務？</p>	<p>本論文無法直接回答究竟是誰的債務造成，因此透過機率來判斷。我有嘗試於穩健性測試中，考慮違約條件機率（頁 41）。移除中國後，違約機率的下降幅度會最大，因此可以說明中國債務的影響較大。</p>
<p>葉國俊老師：</p> <p>模型中是否存在一個收斂路徑，或是會發散的動態？</p>	<p>本模型具有隨機性。可貿易財貨為模型中，危機隨機性的來源</p> <p>本研究中有針對模型進行一百萬期的模擬，在產出連續下降時，經濟體有機會進入違約狀態，而其在一定機率下回歸金融市場。模擬中並無出現收斂至一個狀態（永遠違約或永遠不違約）的情況發生。由於可貿易產出之對數 $\ln y_t^T$ 的動態為定態(stationary)的 AR(1)過程，具有均值回歸(mean reversion)的特性，因此設定上不會出現產出發散的情況。</p>
<p>楊茜文老師：</p> <p>違約風險會反映在課稅 (through Euler Equation)。應於正文中敘述此性質。</p>	<p>已於模型章節中，增加此一說明（頁 27）。</p>